

陆游年谱

(补正本)

欧小牧 著 天地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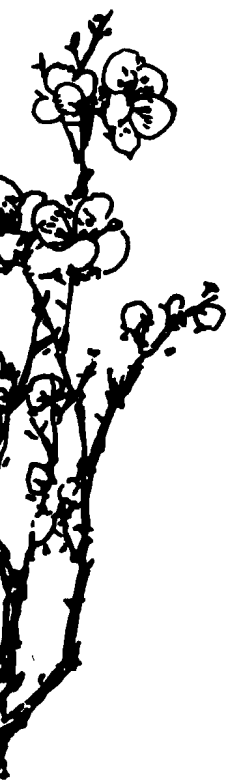
欧小牧集·第五卷

陆游年谱



欧小牧著

天地出版社·成都



陆游年谱（补正本）

欧小牧 著

责任编辑·秦伏男 莫晓虹

特约编辑·周及徐

封面设计·刘光灿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印刷 成都市建设福利印刷工艺厂

版次 1998年3月第一版

1998年3月第一次印刷

规格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10千 插页 3

印数 1—1500册

定价 20.00元

ISBN7—80624—159—0/K·08

出版说明

陆游（1125—1210年），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陆游生当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江南，向敌人屈膝投降，称臣纳贡的时代，从少年时起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影响，在政治上坚决主张抗金。绍兴年间赴礼部试，为秦桧黜落。孝宗即位后，赐同进士出身。曾任镇江、隆兴、夔州通判。乾道八年（1172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此后曾在蜀中成都府（今成都市）、蜀州（今崇州市）、嘉州（今乐山市）和荣州（今荣县）等地任职。最后以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致仕，进爵渭南县开国伯。晚年居家乡农村，至死念念不忘恢复中原。陆游一生创作勤奋，存诗近万首。今传世的诗文作品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和《入蜀记》等。

白族老作家欧小牧先生（1913—），仰慕陆放翁之人品文采，一生坚持不懈地从事于陆游研究，历尽坎坷，备尝艰辛。数十年心血凝成其关于陆游的主要著作《陆游传》、《陆游年谱》和《爱国诗人陆游》。

《陆游年谱》按年代顺序逐年编排，首叙时事，次记陆游该年主要活动及诗文创作，再引陆游诗文作品、时人诗文作品和史籍资料等为证，间以按语评论、注释、辨疑。该书体例清楚，考证翔实，引文均有出处，是研究陆游的极有价值的工具书。

编者

目 录

陆放翁先生家世系表附	(1)
陆佃传	(7)
陆佃著作目录陆宰附	(9)
陆游传	(11)
陆放翁先生外家事迹	(13)

陆放翁先生年谱卷一 (1125—1156年, 1—32岁)	(15)
陆放翁先生年谱卷二 (1157—1169年, 33—45岁)	(41)
陆放翁先生年谱卷三 (1170—1178年, 46—54岁)	(72)
陆放翁先生年谱卷四 (1179—1189年, 55—65岁)	(100)
陆放翁先生年谱卷五 (1190—1199年, 66—75岁)	(125)
陆放翁先生年谱卷六 (1200—1210年, 76—86岁)	(142)

陆放翁先生著作目录	(178)
陆放翁先生著作系年附统计表	(187)
陆放翁先生不系年文	(215)
陆放翁先生不系年词	(217)
参考书目	(219)
后 记	(223)

附 爱国诗人陆游 (227~317)

跋	(318)
---------	-------

陆放翁先生家世

陆氏大墓表：“……忻……是为某之七世祖。……郇……是为某之六世祖。……昭……是为某之五世祖。……四世祖太傅公。……先大父楚公。……”《文集》卷三十九

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公讳寀，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馆，赠太傅，讳轸；太傅两子：伯曰万载县令诤琪，县令生宿州符离县主簿赠朝奉大夫俨。仲曰国子博士赠太尉诤珪，实生楚公，仕至尚书左丞，讳佃。公，楚公第五子；大夫（俨）早卒，无嗣子，楚公命公后焉。……四男子：演、淙、浚、渲。……”《文集》卷三十二

奉直大夫陆公墓志铭：“吴郡陆氏，方唐盛时，号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吴之嘉兴，东徙钱塘；吴越王时，又徙山阴鲁墟。宋祥符中，赠太傅诤轸，以进士起家。……太傅生国子博士赠太尉诤珪；太尉生尚书左丞赠太师楚国公诤佃；太师生中散大夫赠少师诤寀；少师八子：……公讳洸，字子光，少师第四子。……”《文集》卷三十五

陆郎中墓志铭：“公讳沅，字子元；曾太父珪，……大父佃；考寀，右中散大夫，赠少师。公于某为从父兄，某盖少公十五岁。……”《文集》卷三十四

浙东安抚司参议陆公墓志铭：“……陆静之、伯山；……仲弟升之、伯高；……曾大父珪、……大父佃、中大夫，考长民、左朝请大夫，尚书右司员外郎。……”《文集》卷三十三

跋陈伯予所藏乐毅论：“某之从父兄故黄州使君，讳沆、字子东。……”《文集》卷三十一

令人王氏圻记：“……子子舆、子龙、子悛（修）、子坦、子布、子聿（适）……”《文集》卷三十九

《跋修心鑑》

右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贫未就学，忽自作诗，有神仙语，观者惊焉。晚自号朝隐子。尝退朝，见异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许，邀与俱归；则古仙人嵩山栖真施先生肩吾也。因受炼丹辟谷之术，尸解而去。然其术秘不传。今唯此书尚存，某既刻版传世，并以七岁吟及自赞，附卷末，庶几笃志方外之士读之，有所发焉。亦公之遗意也。隆兴二年，七月二日，元孙某谨书。《文集》卷二十七。

《诗稿》卷五十六，《岁晚幽兴》自注：“先太傅亲受三住铭于施肩吾先生，授游曰：‘汝其累世相传，毋忽！’因即以传聿、舆诸子。”

《跋世父大夫诗稿》

世父大夫公，自幼得末疾，以左手作字，性喜抄书，尝抄王岐公《华阳集》百卷，笔笔无倦意，岂特其书可贵重哉，亦可见其为人矣！

《文集》卷二十七，先左丞《使辽语录》：“右先楚公《使辽语录》一卷，三十八伯父手书，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书……”按：伯父名寅。

《老学庵笔记》卷二：“伯父通直公，字元长，病右臂，以左手握笔，而字法劲健过人。……”

以下《老学庵笔记》

先太傅自蜀归，道中遇异人，自称方五；太傅曰：“先生乃西山施先生肩吾也，”遂授道，盖施公、睦州桐庐人；太傅晚乃自睦守挂冠，盖有缘契矣。

先太傅庆历中赐紫章服，赴阁门拜赐，乃涂金鱼袋也；岂官品有等差欤？

予童子时，见前辈犹系头巾带，于前作胡桃结。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系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又祖妣楚国郑夫人，有先左丞遗服一篋，裤有绣者，白地白绣，鹅黄地鹅黄绣，裹肚则紫地皂绣。祖妣云：当时士大夫皆然也。

先左丞平居朝章之外，惟服衫帽；归乡墓，客来，亦必著帽与坐，延以酒食。伯祖中大夫公，每赴官，或从其子出仕，必著帽，遍别邻曲；民家或留以酒，亦为尽欢，未尝遗一家也，其归亦然。

元丰七年秋宴，神庙举御觞示丞相王岐公以下，忽暴得风疾，手弱觞侧，余酒沾污御袍，是时京师方盛歌侧金盏，皇城司中官以为不祥，有歌者辄收系之，由是遂绝。先楚公进裕陵挽词有云：“辂从元朔朝时破，花是高秋宴后萎”二句，皆当时实事也。

祖母楚国夫人，大观庚寅在京师，病累月，医药莫效；虽名医如石藏用辈，皆谓难治。一日有老道人，状貌甚古，铜冠绯髦，一丫髻童子，操长柄白纸扇从后。过门，自言疾无轻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问其术？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砖灸之，祖母方卧，忽觉腹间痛甚，如火灼。道人自言九十岁。遂径去，追之，疾驰不可及。祖母是时未六十，复二十余年，年八十三，乃终。祖母没后又二十年，从兄子楫，监三江盐场，偶饮于士人毛氏，忽

见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师灸砖事，言讫，遽遁去，遍寻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为灸屋柱十余壮，病脱然愈，方欲谢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为渺茫，岂不谬哉？

先伯祖中大夫，平生好墨成癖，如李廷珪，张遇以下皆有之。李黄门邦直在真定，尝寄先左丞以陈贍墨四十笏，尽以为伯祖寿。晚年择取尤精者，作两小篋，常置卧榻，爱护甚至。及下世，右司伯父举篋以付通判叔父曰：“先人所宝，汝宜谨藏之。”不取一笏也。

……从伯父右司，小名马哥。在京省祖母楚国夫人，出，上马矣；楚国偶有所问，自出屏后呼马哥。亲事官闻之，白伯父曰：“夫人请吏部！”盖此辈亦习闻之也。……

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父祖，乃就坐。先君尚存之。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诸晁读杜诗：“稚子也能谿，”“晚来幽独恐伤神，”也字恐字，皆作去声读。

《文集》卷三十，跋诸晁帖：“某之外大母清丰君，实巨茨先生女兄，而墓刻则景迂先生所作。……”巨茨先生即晁冲之叔用；景迂，说之，字以道也。冲之子公武字子止。

《珊瑚诗话》：“靖康间（晁）以道复起，女弟四娘适唐氏者，颇谓其出焉！”（丁传靖所辑《宋人逸事汇编》卷六引）

《家事旧闻》

太傅讳轸，字齐卿，性质直，虽在上前，不少改。昔为馆职，尝因奏事，极言治乱，举笏指御榻曰：“天下奸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须好作，乃可长保！”明日，仁祖以其语告大臣，取陆轸淳直如此。

楚公讳佃，字农师，使虏归，携所得貔，至京师。先君言，犹记其状：如大鼠而极肥膂，甚畏日，偶为隙光所射，辄死。性能糜肉，一鼎之肉，以貔一裔投之，旋即糜烂，然虏人亦不以此贵之，但谓珍味耳。楚公使虏时，馆中有小胡，执事甚谨，亦能华言，因食夹子，以食不尽者与之，拜谢而不食。问其故？曰：“将以遗父母。”公喜，更多与之，且问识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榴也。又虏人负载随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驱役之耳。一日将就马，一担夫诉曰：“某是燕京进士，不能负担。”公笑为言而遣之。

祖母楚国郑夫人，抚视庶子，与己子等。先君与四十二叔父提举公讳宰字元珍同岁。方怀孕时，祖母作襦褌二副，付侍者曰：“先产者先用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支婆生叔父，相距才二十余日也。先世以来庶母皆称支婆

楚公言：辽人虽外窃中国礼文，然实安于夷狄之俗，南使过中京，旧例有乐来迎，即以束帛与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至中京，辽人作乐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辄止不行，曰国忌行香。公照案牒，则虏忌正二十日也。因移文问，虏曰：“去年昨日作忌，今年今日作忌，何为不可。”盖利束帛，故徙忌日耳。又西辽送使闻其主丧，而不能作哀也，但以墨灭幞头之光。行数日，既除服，则佩服如常矣。独副使哀洗幞头，见者大笑。公平生待物以诚，虽于夷狄不变也。因从容与话，使洗之，副使亟谢。

先君讳宰字元钧。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榜曰三元文正之坊。又尝见沂公初登第，报其父书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积德，大人教训所致，然此亦世间有底事，大人不须过喜。”因言楚公登科时，第四人张中，在殿廷甚喜，掣楚公手曰：“如何得乡里知去？”楚公不答。及归，密谓亲曰：“此殆非远器也！”中为明州象山县官，坐私与高丽人朴寅亮唱和诗，停官，终身沈滞。虽一时不幸坐法，亦器宇非远大也。

陆氏大墓表 《文集》卷三十九

山阴陆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评事讳忻，配李氏祔，是为某之七世祖；九评事讳郇，配范氏祔，是为某之六世祖；光禄卿赠太子太保讳昭，配福昌县君，赠昌国夫人李氏祔，是为某之五世祖。九评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以为殇子，昌国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为其娣，不可考也。四世祖太傅公，始别葬焦坞；而元配靖安县君赠崇国夫人吴氏，犹祔大墓。绍圣九年，先大父楚公，惧浸远失传，墓上皆列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乱，惟太保冢可识；余皆迷不知处，岁时祭于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为某言：乡民锄麦，得石表草间，盖陆氏祖坟，亟往视之，则二评事冢也，幸不毁。乃从父老参订，不三日，尽得之。石表皆在，封识如新，而地多为人冒没。闻某至，迭相质证，于是侵地皆归，培冢筑垣，辟道艺木，而陆氏大墓皆复其故。某老矣，群从有曾孙行，其视二评事已十世；世益远，则大墓守护或益怠，故具书始末于石，以告后之人。淳熙十二年正月日，朝请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某谨书

宋方勺《泊宅编》：“会稽山为东南巨镇，周回六十里。北出数垅，葬者纷纷；得正垅者赵陆二祖坟而已。二坟同一山，下瞰镜湖。湖外有山，横抱如几案；案外尖峰名梅李尖，地理家谓之笔案，陆氏葬后六十年生佃，为尚书左丞；赵氏葬八十年生杵，为太子太师。自是陆公赠太保，赵公赠少保。”（金华丛书本）

陆佃传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陆佃，字农师，越州山阴人。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蹶屣从师，不远千里。过金陵，受经于王安石。熙宁三年，应举入京；适安石当国，首问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如青苗是也。”安石惊曰：“何为乃尔！吾与吕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谓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既而承之还，诡言于民无不便。佃说不行。礼部奏名为举首。方廷试赋，遽发策题，士皆愕然；佃从容条对，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学，选为郢州教授。召补国子监直讲。安石以佃不附己，专付之经术，不复咨以政。安石子雱用事，好进者坌集其门，至崇以师礼，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修定《说文》。入见，神宗问大裘裘袞，佃考礼以对；神宗悦，用为详定郊庙礼文官。时同列皆侍从，佃独以光禄丞居其间。每有所议，神宗辄曰：“自王郑以来，言礼未有如佃者！”加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进讲《周官》，神宗称善，始命先一夕进稿。同修起居注。元丰定官制，擢中书舍人；给事中。哲宗立，太常请复太庙牙盘食。博士吕希纯，少卿赵令铤，皆以为当复。佃言：“太庙用先王之礼，于用俎豆为称；景灵宫，原庙用时王之礼，于用牙盘为称，不可易也。”卒从佃议。是时更先

朝法度，去安石之党，士多讳变所从。安石卒，佃率诸生供佛，哭而祭之。识者嘉其无向背，迁吏部侍郎。以修撰神宗实录，徙礼部。数与史官范祖禹，黄庭坚争辨，大要多是安石，为之晦隐。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尽用君意，岂非谤书乎？”进权礼部尚书。郑雍论其穿凿附会。改龙图阁待制，知颍州。佃以欧阳修守颍，有遗爱，为建祠宇。实录成，加直学士。又为韩川、朱光庭所论，诏止增秩。徙知邓州。未几，知江宁府。甫至，祭安石墓。句容人盗嫂，害其兄，别诬三人同谋。既皆讯服。一囚父以冤诉，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狱已成不可变。”佃为阅实，三人皆得生。绍圣初，治实录罪，坐落职知秦州，改海州。朝论灼其情，复集贤殿修撰。移知蔡州。徽宗即位，召为礼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践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于朝廷；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相师成风，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实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而元祐之际，悉肆纷更；绍圣以来，又皆称颂；夫善述前人者，不必因所为；否则废之，善者扬焉；元祐纷更，是知废之，而不知扬之之罪也；绍圣称颂，是知扬之，而不知废之之过也。愿咨谋人贤，询考政事，惟其当之为贵！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修哲宗实录。迁吏部尚书。报聘于辽。归半道，闻辽主洪基丧；送伴者赴临而返，谓佃曰：“国哀如是，汉使殊无吊唁之仪何也？”佃徐应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见即行吊礼，今偃然如常时，尚何所吊？”伴者不能答。拜尚书右丞。将祀南郊，有司欲饰大裘匣，度用黄金多，佃请易以银。徽宗曰：“匣必用饰邪？”对曰：“大裘尚质，后世加饰焉，非礼也！”徽宗曰：“然则罢之可乎？数日来丰稷屡言之矣。”佃因赞曰：“陛下及此，盛德之举也！”徽宗欲亲祀北郊，大臣以为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确。朝退皆曰：“上不以为劳，当遂行之。”李清臣不以为然。佃曰：“元丰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议也；今反以为不可耶？”

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赵挺之以论事不当罚金。佃曰：“中丞不可罚，罚则不可为中丞。”谏官陈瓘上书，曾布怒其尊私史而压宗庙。佃曰：“瓘上书，虽无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执政与曾布比，而持论多近恕。每欲参用元祐人材，尤恶奔竞；尝曰：“天下多事，须不次用人；苟安宁时，人之材无大相远，当以资历序进。少缓之，则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饵补养之，须其安平，苟为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转左丞。御史论吕希纯、刘安世复职太骤，请加镌抑；且欲更惩元祐余党。佃为徽宗言，不宜穷治；乃下诏申谕，揭之朝堂。谗者用是诋佃曰：“佃名在党籍，不欲穷治，正恐自及耳！”遂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数月卒。年六十一（1042—1102年）。追复资政殿学士。佃著书二百四十二卷。于礼家、名数之说尤精，如《埤雅》、《礼象》、《春秋后传》，皆传于世。

论曰：“……陆佃虽受经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党人之罪，请一切薄罚而已，犹差贤于众人焉！”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九四、绍兴府：“陆佃墓在会稽县东南四十四里陶宴岭。”

陆佃著作目 陆宰附

《陶山集》二十卷今存 宋陈振孙《书录解题》卷十七：“尚书左丞山阴陆佃农师撰”按：《陶山集》原本已佚，清修《四库全书》时，由《永乐大典》辑录《陶山集》，共十六卷，见商务版《丛书集成》。

《二典义》一卷尚书类 前书卷二：尚书左丞山阴陆佃农师撰。为王氏学，长于考订。待制游，其孙也。”

《礼记新义》 宋《中兴艺文志》：陆佃撰。亦牵于《字说》。宣和末，其子宰上之。《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礼象》十五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陆佃撰。以改

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岷隐戴先生分教吾乡，作阁斋馆池上，画此图于壁，而以礼象名阁，与论堂礼图相媲云”。

《春秋后传》及《补遗》共二十一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三：“陆佃撰。补遗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钧，游之父。”

《尔雅新义》二十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三：“陆佃撰。其于是书用力勤矣！自序以为虽使郭璞拥彗清道，跋望尘躅可也。以愚观之，大率不出王氏之学；与刘贡父所谓不彻姜食，三牛二鹿戏笑之语，殆无以大相过也。书云玩物丧志，斯其为丧志也宏矣！顷在南城传写凡十八卷；其曾孙子通刻于严州，为二十卷。”

《埤雅》今存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右皇朝陆佃农师撰。书载虫鱼鸟兽草木名物，喜采俗说。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其学不专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直斋书录解题》卷三：“陆佃撰曰：释鱼释兽，以及于鸟虫马草木，而终之以释天，所以为《尔雅》之辅也。此书本号‘物性门类’，其初尝以说鱼、释木二篇，上之朝，编纂将就，而永裕上宾，不及再上。既注《尔雅》，遂成此书，其于物性精详，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说》。”

《诗物性门类》八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不著名氏，多取《说文》，今考之，盖陆农师所作《埤雅》稿也。详见埤雅。”

《鹖冠子》三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九：“陆佃解。案《汉志》：鹖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今书十九篇，韩吏部称十有六篇，故陆谓非其全也。韩公颇道其书，至柳柳州则曰：尽鄙浅言也，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鹖赋以文饰之。其好恶不同如此？自今考之，柳说为长！”

陆游传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陆游，字务观；越州山阴人。年十二，能诗文，荫补登仕郎。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埴适居其次；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事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桧死，始赴福州宁德簿。以荐者除敕令所删定官。时杨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陈非便；上嘉其言，遂罢存中。中贵人有市北方珍玩以进者，游奏：“陛下以损名斋，自经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体圣意，辄私买珍玩，亏损圣德，乞严行禁绝。应诏言：非宗室外家，虽实有助劳，毋得辄加王爵，顷者有以师傅而领殿前都指挥使，复有以太尉而领阁门事，渎乱名器，乞加订正！”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迁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史浩、黄祖舜荐游善词章，谙典故。召见，上曰：“游力学有闻，言论剴切。”遂赐进士出身。入对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诏令以示人之时，而官吏将帅一切玩习，宜取其尤沮格者，与众弃之。”和议将成，游又以书白二府曰：“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驻蹕临安，出于权宜。形势不固，馈饷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忧；一和之后，盟誓已立，动有拘碍。今当与之约：建康临安，皆系驻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临安，如此，则我得以暇时建都立国，彼不我疑。”时龙大渊、曾觐用事，游为枢臣张焘言：“觐、大渊招权植党，荧惑圣德，公及今不言，异日将不可去。”焘遽以闻，上诘语所自来？焘以游对。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寻易隆兴府。言

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抚川陕，辟为干办公事。游为炎陈取进之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吴玠子挺代掌兵，颇骄恣，倾财结士，屡以过误杀人，炎莫谁何；游请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谋，遇敌必败。”游曰：“使挺遇敌，安保其不败；就令有功，愈不可驾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验。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学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后累迁江西常平提举，江西水灾，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召还，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奉祠。起知严州。过阙陛辞，上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再召入见，上曰：“卿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军器少监。绍熙元年，迁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三年书成，遂升宝章阁待制，致仕。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论曰：“……陆游学广而望隆，晚为韩侂胄著堂记，君子惜之。抑春秋责贤者备也！……”

先生别号：九曲老樵、（《文集》卷二十五，书二公事。）笠泽渔隐、（《文集》卷二十七，跋郭德谊书。）龟堂病叟、（《文集》卷二十八，跋魏先生草堂集。）龟堂老人、（《文集》卷二十八，跋注心赋。）笠泽钓叟、（《文集》卷二十九，跋范元卿舍人书陈公实长短句后。）笠泽老民。（《文集》卷三十，跋鱼计赋。）

书斋名号：烟艇、渔隐堂、玉笈斋、可斋、心太平庵、昨非轩、风月轩、书巢、老学庵、下泐亭、还婴。（散见诗文，不列注。）